

箴铭第十一

原文

①昔帝轩刻輿几以弼违，大禹勒笋虞(jù)而招谏；成汤盘盂，著日新之规，武王户席，题必戒之训。

译解

从前，轩辕黄帝在车厢和几案上刻上铭文以纠正自己的过失，夏禹在乐器架上刻上铭文来招纳规谏之言；商汤的盘盂上，刻有“日新”的规戒；周武王的门户和席第四端，则题写着必须警戒的教训。

原文

②铭者，名也。观器必名焉，正名审用，贵乎慎德。

译解

铭就是一种名称。观察认识器物必定要端正其名称，而辨正它的名称，判明它的作用，关键在于要有敬慎的品德。

原文

③赵灵勒迹于番者，秦昭刻博于华山，夸诞示后，吁可笑也。

译解

赵武灵王在番吾山上刻留自己的游踪，秦昭王在华山上镌刻下棋游戏之事，用这些夸张荒诞的东西以示后人，也实在是太可笑了。

原文

④箴者，针也。所以攻疾防患，喻针石也。

译解

所谓箴，就是针刺的意思。用以针砭过失防止弊端，这是用针石可以治病来作比喻的一种说法。

原文

⑤战代以来，弃德务功，铭辞代兴，箴文萎绝。

译解

战国以来，抛弃道德追务功名，铭文代之而兴盛起来，箴文则萎缩得近乎绝迹了。

原文

⑥箴全御过，故文资确切；铭兼褒赞，故体贵弘润。

译解

箴完全是为了防止过失，所以要借重于文辞的准确切实；铭兼有褒扬赞颂的内容和作用，所以它的体制风格以弘博温润为贵。

原文

⑦赞曰：铭实器表，箴惟德轨。有佩于言，无鉴于水。秉兹贞厉，敬乎言履。义典则弘，文约为美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铭实际上是器物的表记，箴则是品德的轨范。牢记铭箴之言作为鉴戒，而不要以水为镜只照出自己的形貌。要用这种纯真正直的勉励，审慎地警戒自己的言行。义理典雅影响就弘大，文辞简约才可谓精美。

诔碑第十二

原文

①诔者，累也。累其德行，旌之不朽也。

译解

所谓诔，就是累计的意思。累计死者的德行，予以表彰而使之永垂不朽。

原文

②诔述祖宗，盖诗人之则也。至于序述哀情，则触类而长。

译解

累赞祖先之功德，这是诗人们遵循的准则。至于叙述哀伤之情，那就要借同类事物的触发而产生联想。

原文

③详夫诔之为制，盖选言录行，传体而颂文，荣始而哀终。

译解

详细考察诔文的体制特点，它要选用死者生前的言论，著录他的德行，用传记的体式和颂体的文辞，开始写死者的荣耀功德，结尾表达对死者的哀痛之情。

原文

④碑者，埤(pí)也。上古帝王，纪号封禅，树石埤岳，故曰碑也。

译解

所谓碑，就是埤的意思。上古之帝王，举行封禅仪式把自己的功德祭告于天，要树刻石于山岳之上，故名之为碑。

原文

⑤其叙事也该而要，其缀采也雅而泽。清词转而不穷，巧义出而卓立。察其为才，自然之至矣。

译解

它（这里指上文提到的东汉蔡邕所写的碑文）叙事完备而扼要，它的辞采也高雅而润泽。清丽的文辞流转变无穷，巧妙的文意突出显现而独拔超群。考察他之所以具有为文之才，乃是自然而然就达到了。

原文

⑥夫属碑之体，资乎史才，其序则传，其文则铭。标序盛德，必见清风之华；昭纪鸿懿，必见峻伟之烈。此碑之致也。

译解

撰写碑文这种体裁的文章，要依靠作史才能，它的叙事是传记，它的文辞则是铭文。鲜明突出地叙述死者的美好品德，一定要显现其清朗风节之光彩；清晰地记载其宏阔的高尚言行，必定要显示其丰功伟绩。这就是写作碑文的最高标准。

原文

⑦夫碑实铭器，铭实碑文。因器立名，事先于诔，是以勒器赞助者，入铭之域；树碑述亡者，同诔之区焉。

译解

实际上碑是刻铭的器物，铭实际上是刻在碑上的文辞。根据器物确立碑的名称，它的产生先于诔。因此刻石以赞颂功勋的，归入铭文的范围；树立石碑以表述死者的，就与诔文同属一个区域了。

原文

⑧赞曰：写远追虚，碑诔以立。铭德纂(zuǎn)行，光采允集。观风似面，听辞如泣。石墨镌华，颜影岂戢(jí)？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叙写死者生前的功业，追忆死者留下的德行，碑文和诔便由此产生。铭刻其美德，记叙其善行，死者的光彩便会集在一起。看到文章的风采犹如面见其人，听了作品的言辞好像耳闻哀泣。石碑黑墨镌刻了华美的辞藻，死者留下的影像怎么会消失呢？

哀吊第十三

原文

①哀者，依也。悲实依心，故曰哀也。

译解

所谓哀，就是“依”意思。悲哀之情依赖于心灵，所以称为“哀”。

原文

②原夫哀辞大体，情主于痛伤，而辞穷乎爱惜。隐心而结文则事惬，观文而属心则体奢。

译解

考察哀辞的体制特点，主要是表达悲伤痛苦的感情，文辞要尽可能地表现对死者的爱怜和惋惜。把内心的悲痛结撰为哀辞就自然恰当得体，为使人观赏文辞而去虚拟心情就会把文章写得浮华夸张。

原文

③吊者，至也。《诗》云：“神之吊也。”言神之至也。

译解

所谓吊，就是至的意思。《诗经·小雅·天保》中说：“神之吊也。”意思是说神灵到来了。

原文

④或骄贵而殒身，或狷(juàn)忿以乖道，或有志而无时，或美才而兼累，追而慰之，并名为吊。

译解

或者因富贵骄奢而死亡，或者因褊(biǎn)狭忿恨而不合世道，或者胸怀大志而不得机遇，或者具有美好、杰出的才华而多有牵累，追念这些人而予以慰藉，都可以一并称之为“吊”。

原文

⑤自贾谊浮湘，发愤吊屈，体周而事核，辞清而理哀，盖首出之作也。

译解

自从贾谊渡过湘江，抒发愤懑而撰写《吊屈原赋》，体式完美而叙事准确，文辞清丽而情思悲哀，是最早创作的吊文佳篇。

原文

⑥夫吊虽古义，而华辞未造。华过韵缓，则化而为赋。固宜正义以绳理，昭德而塞违，剖析褒贬，哀而有正，则无夸伦矣。

译解

吊虽有它古老的含义，辞采华丽的吊文却是后来出现的。如果把吊文写得华丽过分而又音韵纤(yū)缓，那就演化成赋了。应当以端正的思想观点作为判断事物的准绳，宣扬美德防止舛(chuǎn)误，辨明褒扬与贬抑的意义，把哀文写得既有哀伤的感情又表现出纯正的义理，这就不会违背吊文的写作原则了。

原文

⑦赞曰：辞之所哀，在彼弱弄。苗而不秀，自古斯恻。虽有通才，迷方失控。千载可伤，寓言以送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哀辞所表现的伤痛，主要是对那些夭折的弱小儿童。幼苗而未能茂盛地生长，自古以来人们就为这样的事情悲痛。虽然是通达的才士，也难以控制为文的正确方向。对那些让人们千古伤心的事，只能寄言追吊了。

杂文第十四

原文

①智术之子，博雅之人，藻溢于辞，辩盈乎气。

译解

智慧聪敏的学者，渊博典雅的文人，言辞洋溢着文采，论辩饱含着气势。

原文

②原夫兹文之设，乃发愤以表志。身挫凭乎道胜，时屯寄于情泰，莫不渊岳其心，麟凤其采，此立体之大要也。

译解

追溯“对问”（古杂文的一种）这种文体的创立，乃是为了抒发作者内心的郁结和愤懑，借以表达作者的志向和心情。或遭受挫折而借高尚道德以自赏，或境遇不佳乃凭心情安适以自慰，文章的思想内容都像渊潭山岳一样深广崇高，作品文采都如同麒麟凤凰一般鲜艳华美，这就是写作“对问”的要领。

原文

③观其大抵所归，莫不高谈宫馆，壮语畋猎。穷瑰奇之服馔，极蛊(gǔ)媚之声色，甘意摇骨髓，艳辞洞魂识，虽始之以淫侈，而终之以居正，然讽一劝百，势不自反。

译解

看这些作品的大致趋向，不外乎放言宫殿馆阁，夸说郊野狩猎，尽述瑰丽的服装和奇特的美食，极写诱惑媚人的音乐和美女，酣畅的情意摇撼了人们的心灵，艳丽的文辞浸入了人们的魂魄，虽然是以淫侈的描绘开始，最终却能回归雅正以结束，这些作品讽谏之旨少而劝诱奢华之意多，发展下去就难以回归正道了。

原文

④寿陵匍匐，非复邯郸之步；里丑捧心，不关西施之颦矣。

译解

寿陵的少年学习邯郸人走路，只好爬着回去；西施之邻的丑女，学西施捧着心口的姿态，却与西施皱眉之美毫不相关。

原文

⑤夫文小易周，思闲可赡(shàn)。足使义明而词净，事圆而音泽。

译解

文体短小易于写得周密，思考优柔就能够写得翔赡。充分地把义理表述清楚而文辞又简洁明净，叙事圆通而音韵和谐。

原文

⑥详夫汉来杂文，名号多品。或典诰誓问，或览略篇章，或曲操弄引，或吟讽谣咏，总括其名，并归杂文之区。

译解

详细地考察汉朝以来的杂文，名称品类很多，有的叫做典、诰、誓、问，有的叫览、略、篇、章，有的叫曲、操、弄、引，还有的叫吟、讽、谣、咏，综合它们的名称，都可以归入杂文范围之内。

原文

⑦赞曰：伟文前修，学坚才饱。负文余力，飞靡弄巧。枝辞攒(cuán)映，嘒(huì)若参(shēn)昴(mǎo)。慕颦之徒，心焉祇(zhǐ)搅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伟大的前贤，学问坚实才力充沛。它们以写作的优余精力，挥洒华辞丽句运用精妙的技巧。像繁茂的树枝相互掩映，像晶亮的星辰竞放光芒。而那些“效颦”的“里丑”，只能使文心受到搅扰。

谐諷第十五

原文

①夫心险如山，口壅若川，怨怒之情不一，戏谑之言无方。

译解

心肠险恶如同山崖，要想堵住人们的议论就像要阻塞河流一样，人们的怨恨愤怒之情不同，嘲笑讽刺的言论也就没有规矩了。

原文

②谐之言皆也，辞浅会俗，皆悦笑也。昔齐威酣乐，而淳于说甘酒；楚襄宴集，而宋玉赋《好色》，意在微讽，有足观者。

译解

谐的含义是说“皆”，它文辞浅显适合于世俗，大家都能因之而高兴喜笑。从前齐威王嗜好饮酒作乐，淳于髡(kūn)便以甘酒之事谏勉他；楚襄王设宴集会，宋玉就作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予以劝戒。它们都含有微妙含蓄地讽谏之意，是可资阅读借鉴的。

原文

③子长编史，列传《滑稽(gǔ jī)》，以其辞虽倾回，意归义正也。但本体不雅，其流易弊。

译解

司马迁编《史记》，把他们（淳于髡、优旃(zhān)、优孟等）写入了《滑稽列传》之中，他们的文辞虽然回环曲折，用意却归于正途。但其文体实质不典雅，在流变中容易产生弊病。

原文

④曾是莠言，有亏德音，岂非溺者之妄笑，胥靡之狂歌欤！

译解

这些本是无聊的丑话，有损于德者之声誉，岂不是淹在水里的人还在傻笑，被缚的犯人还在疯唱吗？

原文

⑤諷者，隐也。遁辞以隐意，谑譬以指事也。

译解

所谓諷就是隐的意思。用掩饰隐藏的言辞以暗示真正的含义，借诡异的比喻来代指具体事物。

原文

⑥隐语之用，被于记传，大者兴治济身，其次弼违晓惑。

译解

隐语的作用，广泛地记载于史书之中，其重要者可以振兴政务营卫自身，次要一点的也有助于匡正错误和解除迷惑。

原文

⑦赞曰：古之嘲隐，振危释急。虽有丝麻，无弃菅(jiān)蒯(kuǎi)。会义适时，颇益讽诫。空戏滑稽，德音大坏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古代谐辞隐语，具有解救危机消除困乏的作用，即使有了丝麻，也不要抛弃菅蒯（两种草名，菅可做笄，蒯可搓绳，借以喻指谐辞隐语）。只要合乎理义适机而用，是有助于讽谏劝戒的。如果只是戏谑取笑，那就有损于美德声誉了。

史传第十六

原文①史者，使也。执笔左右，使之记也。古者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言经则《尚书》，事经则《春秋》也。

译解

所谓史就是使的意思。史官拿着笔侍从于君王身边，由君王让他们来记录。古时候，君主左边的史官专记言论，右边的史官则专记事件。记言的经典是《尚书》，记事的经典是《春秋》。

原文②诸侯建邦，各有史，彰瘅(dàn)善恶，树之风声。

译解

各国诸侯建立后，都有自己的历史，借以扬善憎恶，树立良好的舆论风气。

原文③举得失以表黜陟(zhì)，征存亡以标劝戒。褒见一字，贵逾轩冕；贬在片言，诛深斧钺。

译解

列举史实的得失来表示贬责或赞扬，征引国家兴亡之事以表明劝勉和警戒之意。在《春秋》中有一个字的褒赞，就比得到高官厚禄还要珍贵；受到只言片语的指责，那就比遭到斧钺的诛杀还要深痛。

原文④传者，转也。转受经旨，以授于后，实圣文之羽翮(hé)，记载之冠冕也。

译解

所谓传，就是转的意思。转达经典著作的旨意，把它传授给后人，确实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物，史书中的首出之作了。

原文⑤原夫载籍之作也，必贯乎百氏，被之千载，表征盛衰，殷鉴兴废。

译解

推究历史书籍的写作，必定要贯通百家之说和历代人物的史实，写出传流千年的历史，揭示朝代的强盛和衰微，借鉴其昌兴的败亡的经验教训。

原文⑥立义选言，宜依经以树则；劝戒与夺，必附圣以居宗。

译解

确立史书的宗旨，选用史书的言辞，应当按照经典之范树立准则；在史书中进行劝勉鉴戒肯定或否定，则务必以圣人的思想为主宰。

原文⑦勋荣之家，虽庸夫而尽饰；述(zhūn)败之士，虽令德而常嗤埋。吹霜煦(xù)露，寒暑笔端。

译解

有些史书写功勋荣耀的家族，即使是平庸之辈也要尽量地夸饰抬举；写困顿败落的人士，虽有高尚的品德也要予以嗤笑而使之埋没无闻。时而风吹霜落时而阳光雨露，笔尖上有冷有暖。

原文

⑧若乃尊贤隐讳，固尼父之圣旨，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。奸慝(tè)惩戒，实良史之直笔，农夫见莠，其必锄也。

译解

至于对尊者贤者隐讳其缺点，这原本是孔子的神圣旨意，因为微小之瑕疵不会有损于美玉的质地。对奸恶之事要加以惩戒实在是优秀史家应当执正而书的，犹如农夫见到田里的杂草，必定要锄掉一样。

原文⑨史之为任，乃弥纶一代，负海内之责，而羸是非之尤。秉笔荷担，莫此之劳。

译解

撰写史书的任务，乃是综合包举一个时代的史实，对天下负有责任，还要受到各种是非的责难。执笔写作承担重负，没有比这种事更为辛苦的了。

原文⑩赞曰：史肇轩黄，体备周孔。世历斯编，善恶偕总。腾褒裁贬，万古魂动。辞宗邱明，直归南、董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史官之设始于轩辕黄帝时代，史书的体制则完备于周公和孔子。世代经历的事都编入史书，善的恶的一并总会其中。宣扬好的裁贬坏的，千秋万代都会惊心动魄。史书文辞要宗奉左丘明，直书不隐则要归依南史氏和董狐。

诸子第十七

原文

①诸子者，入道见志之书。太上立德，其次立言。百姓之群居，苦纷杂而莫显；君子之处世，疾名德之不章。唯英才特达，则炳耀垂文，腾其姓氏，悬诸日月焉。

译解

所谓诸子，是指阐述“道”的内涵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著作。至高无上的是树立美德，其次是著书立说。庶民百姓群居在一起，苦于在纷繁杂乱中不能显露自己；而仁人君子立身处世，也以自己的名声德行不能昭彰为恨。只有才华特别突出的人，才能有光彩显耀的文章传留后世，使名声飞扬，犹如高悬的太阳和月亮。

原文

②昔东平求诸子、《史记》，而汉朝不与，盖以《史记》多兵谋，而诸子杂诡术也。然洽闻之士，宜撮纲要，览华而食实，弃邪而采正。

译解

从前东平王（汉宣帝之第四子刘宇，封东平王）向汉王朝（汉成帝）求取诸子之书和《史记》，但朝廷不肯给他，就是因为《史记》中多有用兵之谋略，而诸子之书中则杂有诡诈的道术。但见闻广博的人，应抓住诸子之书里的纲要，欣赏它的华采吸取它符合实际的内容，抛弃其谬误邪说而采纳其正确见解。

原文

③孟、荀所述，理懿而辞雅，管、晏属篇，事核而言练；列御寇之书，气伟而采奇；邹子之说，心奢而辞壮；墨翟(dí)、随巢，意显而语质。

译解

孟子、荀子的著述，说理精美文辞雅正；管仲、晏婴的篇章，叙事可靠语言简练；列御寇的书籍，气势伟壮文采华丽；邹衍的学说，文思夸张辞采盛壮；墨翟、随巢之作，意思显赫语句质朴。

原文

④身与时舛，志共道申，标心于万古之上，而送怀于千载之下，金石靡矣，声其销乎！

译解

诸子虽与时不合，但他们的思想愿望与其学说一道得到了申述，他们在古代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心意，而又寄托胸怀于流传千古的著作之中，金石可以消亡，但他们的声望能消逝吗？

原文

⑤赞曰：丈夫处世，怀宝挺秀。辩雕万物，智周宇宙。立德何隐，含道必授。条流殊术，若有区囿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大丈夫立身于世，怀有高尚的品德而出类拔萃。雄辩之才能雕饰万物，丰富的智慧能广知宇宙。树立德行不必隐藏，深明道术尤须传授。诸子百家学说不同，犹如各有自己的苑囿。

论说第十八

原文

①圣哲彝训曰经，述经叙理曰论。论者，伦也。伦理不爽，则圣意不坠。

译解

圣人们讲的恒久不变的教训叫做经，阐发经书说明道理叫做论。所谓论，就是有条理的意思。道理讲得有条理而没有差错，那么圣人的意思就不会失掉了。

原文

②详观论体，条流多品：陈政则与议说合契，释经则与传注参体，辨史则与赞评齐行，论文则与叙引共纪。

译解

详细考察论这种文体，分支别派的品类很多：陈述政事的，就与议和说想契合；解释经书的，便与传和注相配合；辨析历史的，则与赞和评相并列；评论文章的，就与叙和引同一法纪。

原文

③论也者，弥纶群言，而研精一理者也。

译解

所谓论，就是综合各家之说，精密地来研究一个道理的论文。

原文

④述圣通经，论家之正体也。

译解

讲述圣人之言疏通五经之理，这就是论文作者的正宗体制了。

原文

⑤滞有者，全系于形用；贵无者，专守于寂寥；徒锐偏解，莫诣正理；动极神源，其般若之绝境乎！

译解

坚持“崇有”的人，完全拘执于事物的形体作用；执著“贵无”的人，则专心固守空阔虚无之见；徒然地精锐于片面的解释，而没有认识到全面正确的真理；要穷极神妙之理的根源，那就是佛法的最高境界了吧！

原文

⑥原夫论之为体，所以辨正然否；穷于有数，追于无形，钻坚求通，钩深取极，乃百虑之筌(quán)蹄，万事之权衡也。

译解

考察论文这种文体，是用来辨明是非的；它既寻根究底地研究具体事物，又深入追索抽象的道理，钻研疑难的问题以求其顺通，探求深奥的道理以获得极致之见，它是归纳综合各种思想的“筌蹄”，评论万事万物的“权衡”。

原文

⑦义贵圆通，辞忌枝碎；必使心与理合，弥缝莫见其隙；辞共心密，敌人不知所乘，斯其要也。

译解

（论文的）思想内容贵在圆合通达措辞切忌支离破碎；必定要使主观的想法与客观事理相吻合，使之贴切紧密而没有缝隙；言辞也要与心思同样细密，使论敌没有可乘之机，这就是论文的写作要领。

原文

⑧论如析薪，贵能破理。斤利者，越理而横断；辞辩者，反义而取通；览文虽巧，而检迹知妄。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，安可以曲论哉？

译解

写论文就像劈木柴一样，贵于能够顺其纹理剖解。斧子锋利的，不按纹理横着把它砍断；能言善辩的，违背正理还要把道理说通；看他们的文辞虽似巧妙，但一用事实来检验就知其虚妄了。惟有品德高尚的人能够贯通天下人的思想，怎么能曲解正理呢？

原文

⑨说者，悦也。兑为口舌，故言资悦怿(yì)。

译解

所谓说，就是喜悦的意思。而兑就是用口舌，所以说话应该讨人喜悦。

原文

⑩暨战国争雄，辩士云涌；从横参谋。长短角势；转丸骋其巧辞，飞钳伏其精术。一人之辩，重于九鼎之宝；三寸之舌，强于百万之师。

译解

撰写史书的任务，乃是综合包举一个时代的史实，对天下负有责任，还要受到各种是非的责难。执笔写作承担重负，没有比这种事更为辛苦的了。

原文

⑪夫说贵抚会，弛张相随，不专缓颊，亦在刀笔。范雎之言疑事，李斯之止逐客，并顺情入机，动言中务。虽批逆鳞，而功成计合，此上书之善说也。

译解

说辞贵于因应时机，要有张有弛，不只专靠唇舌婉言陈述，也要书写成为刀笔锐利的文章。如范雎上书言谈疑难的事，李斯谏议阻止逐客，都顺应情理而抓住了时机，借动听的言辞切中要务，虽然犯上批评了帝王的缺失，但却功业告成达到了目的，这就是上书中的好说辞。

原文

⑫凡说之枢要，必使时利而义贞，进有契于成务，退无阻于荣身。自非谄敌，则唯忠与信。披肝胆以献主，飞文敏以济辞，此说之本也。

译解

运用说辞的关键，在于必定要使它借助有利时机而又具有正确的意义，进则能契合于政务的完成，退则无妨自身的荣誉。如若不是对敌施以诡诈之术，那就只能采取忠诚、信实的态度。披肝沥胆地向主上进献谋议，用迅速敏锐的文思来丰富文辞，这就是说辞的根本要求。

原文

⑬赞曰：理形于言，叙理成论。词深人天，致远方寸。阴阳莫忒(tè)，鬼神靡遁。说尔飞钳，呼吸沮(jǔ)劝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道理表现于语言文辞就成为论文。它深及人世和自然的奥秘，使人的心思达到悠远的境界。把无形的抽象之理说得毫无差错，使鬼神也无法逃遁。说辞具有飞钳之力，很快就能取得阻止或鼓励的效果。

诏策第十九

原文

①汉初定仪，则有四品：一曰策书，二曰制书，三曰诏书，四曰戒敕。敕戒州郡，诏告百官，制施赦令，策封王侯。

译解

汉朝初年制定仪法，又分为四类：一称策书，二称制书，三称诏书，四称戒敕。赦书用于告诫州郡长官，诏书用于诏示文武官员，制书用于发布赦免命令，策书用于封赐王侯和爵位。

原文

②策封三王，文同训典；劝戒渊雅，垂范后代。

译解

策封三王的诏书，文辞格调如同《尚书》中的训、典；劝戒与警戒之意既深厚又文雅，成为传留后代的典范。

原文

③授官选贤，则义柄重离之辉；优文封策，则气含时雨之润；敕戒恒诰，则笔吐星汉之华；治戎燮(xi è)伐，则声有洊(ji à n)雷之威；肯(sh ě ng)灾肆赦，则文有春露之滋；明罚敕法，则辞有秋霜之烈。此诏策之大略也。

译解

授予官职和选用贤才的诏策，要显示日月般的光辉；嘉奖的文告和封赠的策书，其格调要像和风细雨那样润泽；训诫的赦书和常用的诏诰，要在笔下吐露银河般的光华；整治军队协同伐敌的文书，要表现滚滚震雷般的声威；宽免因过致灾之罪的赦书，要像春天的露水那般滋润；严明惩处和整饬法纪的文诰，要像秋天的寒霜那样凛冽。这就是诏策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了。

原文

④赞曰：皇王施令，寅严宗诰。我有丝言，兆民伊好。辉音峻举，鸿风远蹈。腾义飞辞，涣其大号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帝王发号施令，臣民恭敬严谨地宗奉诰命。帝王自以为微言大义，亿万百姓都很喜欢。光辉的诏策高高在上，宏大的教化之风远远传播。诏策的意义腾跃文辞飞扬，涣然成为伟大的号令。

原文

①震雷始于曜电，出师先乎威声。故观电而惧雷壮，听声而惧兵威。

译解

震响的雷霆始于耀眼的闪电，兴师先要有威武的声势。所以看到闪电就害怕雷霆的猛烈，听到军队的声势就畏惧其武威。

原文

②周穆西征，祭(zhà i)公谋父称：“古有威让之令，有文告之辞。”即檄之本源也。及春秋征伐，自诸侯出，惧敌弗服，故兵出须名，振此威风，暴彼昏乱。

译解

周穆王西征时，祭公谋父曾声称：“古代有威严斥敌的命令，还有告诫敌人的文书言辞。”这就是檄文产生的源头了。及至春秋时代的征伐都是由诸侯发动的，由于担心敌方不服，所以发兵要有名义，用来鼓振自己的威风，揭露敌人的昏暴无道。

原文

③暨乎战国，始称为檄。檄者，皎也。宣布于外，皎然明白也。

译解

到战国时期，才开始称为檄。所谓檄，就是明白、清晰之意。把文告公开宣布出来，使它明明白白。

原文

④声如冲风所击，气似欃(chán)枪抽扫；奋其武怒，总其罪人；征其恶稔(rěn)之时，显其贯盈之数；摇奸宄(guǐ)之胆，订信顺之心；使百尺之冲，摧折于咫尺，万雉(zhì)之城，颠坠于一檄者也。

译解

征伐的声威如风暴冲击，进军的气势像彗星掠过长空；振奋全军的士气和怒火，集中到罪人身上；说明他们的罪行已经到了极点，指出他们的恶贯满盈气数已尽；动摇作恶之人的肝胆，坚定信服归顺之人的决心；使敌人百尺之高的冲锋战车，被咫尺文书所摧毁，万丈之长的城垒因一纸檄文而倒塌。

原文

⑤植义扬辞，务在刚健。插羽以示迅，不可使辞缓，露板以宣众，不可使义隐。必事昭而理辨，气盛而辞断，此其要也。

译解

檄文的立意和用辞，一定要刚劲有力。檄文上插着羽毛以表示紧急，不可使用和缓的文辞；檄文写在不加封套的露板上，为的是向大众公开宣告，不能使其意义隐晦不明。必定要事实清楚道理明白，气势旺盛而言辞果断，这就是檄文的写作要领。

原文

⑥移者，易也。移风易俗。令往而民随者也。

译解

所谓移，就是改变的意思。改革风气和习俗，发出命令而民众便跟随着行动。

原文

⑦赞曰：三驱弛网，九伐先话。鞞(pán)鉴吉凶，蓍(shī)龟成败。摧压鲸鲵，抵(zhǐ)落蜂虿(chài)。移实易俗，草偃风迈。

译解

综括而言：从三面驱赶禽兽而网开一面，讨伐各种罪孽要先发出警告。使对方对吉凶有所借鉴，预卜我方必胜敌则必败。摧压凶恶之敌的顽势，扫荡害人毒虫的气焰。移文确实能改变风俗，犹如风吹草低所向披靡。